

THE JIE WEN XUE

世界文学经典名著珍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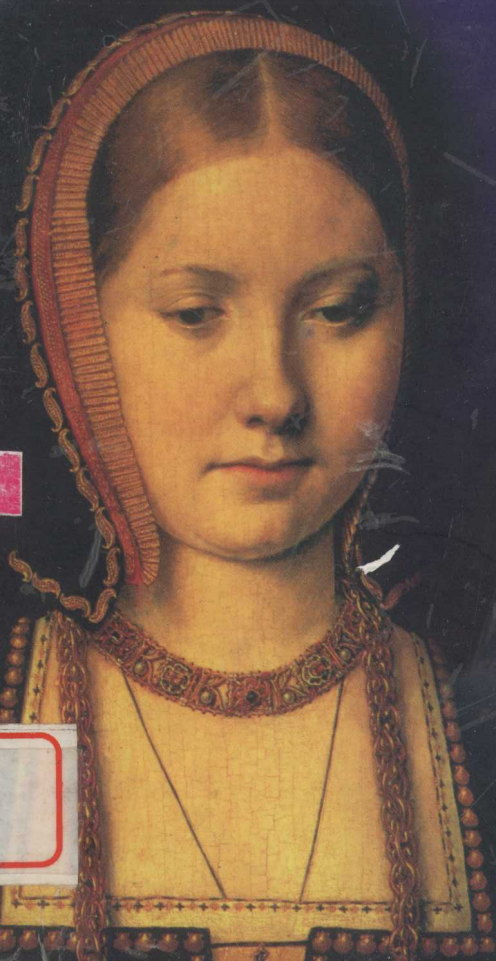
JING DIAN MING ZHU

法·大仲马
著

红颜恩仇记

中

群众出版社



红 颜 恩 仇 记

(原名《乔瑟夫·巴萨摩》)

[法]大仲马著

薛江 吴蕾译

(中)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目 录(中册)

46	身份曝光	(1)
47	魔法师的情人	(9)
48	巴黎市民	(14)
49	重逢故主	(21)
50	受蛊者	(31)
51	弗尼司伯爵	(46)
52	红衣主教	(60)
53	跟踪	(71)
54	偷窥	(80)
55	圣克勒街	(88)
56	矛盾的爱	(95)
57	冲突	(102)
58	夜间访客	(109)
59	炼金	(113)
60	长生不死水	(124)
61	情报	(144)

红颜恩仇记

62	未雨绸缪	(153)
63	作战计划	(158)
64	太子的老师	(166)
65	洞房花烛夜	(176)
66	美丽的好处	(185)
67	烟火	(191)
68	尸横遍野	(198)
69	脱险	(208)
70	朱西佑先生	(216)
71	重生	(222)
72	空中旅程	(225)
73	两兄妹	(230)
74	季柏的威胁	(240)
75	植物采集	(246)
76	一顿美餐	(251)
77	寓言	(257)
78	路易十五的抉择	(271)
79	稳固的相位	(279)
80	小特安隆	(287)
81	重订密谋	(293)
82	寻找巫婆	(301)
83	信使	(313)
84	召魂	(321)
85	声音	(331)

86	失宠	(338)
87	戴居庸公爵	(344)
88	国王的晚餐	(352)
89	黎士留的侯客厅	(360)
90	幻梦破灭	(369)
91	惊艳	(375)
92	王后的头发	(382)
93	黎士留与妮蔻	(390)
94	易容有术	(399)
95	快乐与绝望	(403)
96	判决	(411)
97	仕途艰险	(418)
98	戴居庸的反击	(424)
99	老女人的官司	(430)
100	错综复杂	(439)

三个钟头不知不觉过去了，挂钟敲着九点钟时特蕾丝匆匆跑进来。

“快！快！”特蕾丝说：“到客厅里去。又来了一个王爷。”

“哪一位王爷？”贾克压低声音问道。

“恭悌王爷。”

贾克含笑跟在特蕾丝身后出去，门又关上了。

季柏抬头看看周围，见只剩自己一人，便怔怔发起呆来。

“这究竟是什么地方？”他暗息纳闷，贾克先生家怎么会有王爷出入！夏特公爵，恭悌王爷，为什么要到这抄谱的贾克先生家来？”

他忍不住挨近门边附耳偷听，心跳得特别厉害。

这时，主客见面的客套话已经交换完毕，季柏听到王爷说：

“我原来的意思是带你同去。”

红颜恩仇记

“带我去做什么？”贾克问道。

“我有意将你介绍给太子妃。你要知道，如今是哲学时代，我亲爱的大哲学家。”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我不能陪你去。”

“怎么你十年前却肯陪伴庞巴度夫人上枫丹白露？”

“十年前我比现今年轻十岁。现在年老体弱，动弹不得了。”

“还不如说你是愤世嫉俗吧。”

“我看这么办吧，圣丹尼和接待大典你不去也就算了，后天晚上，我带你到太子妃殿下下榻的拉穆耶特。”

“太子妃殿下果真是后天到圣丹尼吗？”

“连带全部随从。我看你答应了吧，两里路近得很。何况听说太子妃对音乐很有修养，还是居律克的门生呢。”

季柏听到“后天太子妃和全部随从抵达圣丹尼”之后，接下去的便都听不见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两天之后，他离戴安娜便只有两里远。

这念头使得他的眼睛炯炯发亮，一时之间，爱情的激动淹没了他的好奇心，他只觉得，胸口闷得快要窒息了。他跑到窗口想将窗打开，可是窗子由里上了锁，显然是为了防止对面屋里的人偷窥书房里的动静。

季柏坐回椅子里。

“噢！我不想偷听了，”他说：“不想知道这个城里人，这个抄乐谱为生的先生，这个王爷称为朋友，还想将他介绍给太子妃的人到底是谁！”

“也许我再听听，会得到安娜小姐的消息！”

于是他双手发着抖，眼里蒙着一层阴影，坚决地离开门边。

他觉得需要什么强烈的力量来分散他的心神。光抄乐谱是不够的。于是，他从贾克的书桌上拿了一本书。

“啊！《忏悔录》。”他一见书名，感到一阵意外的惊喜。

“本书内附作者肖像。”他继续念道。

“啊！我还没见过卢梭先生的画像，”他叫道，“快看看。”

季柏急急翻开肖像页上的透明护纸，瞥了一眼，不禁发出一声惊呼。

就在这时，书房的门打开，贾克走了进来。

季柏看看贾克的脸，再看看自己手中的肖像，全身发抖，两手一松，书啪的一声掉落地上。他喃喃说道：

“我在让·贾克·卢梭的家！”

“来，孩子，让我看看你练习的成绩如何。”

贾克含笑说道，季柏这完全意外的反应，比他一生中经历过的无数光彩的场合，都更让他由衷地欢喜。

他经过仍一直打着颤的季柏身旁，走去桌子旁边看季柏的练习。

“音符画得还不坏，”他说：“页边要多注意一点，应该放在一起的音符有欠连贯。这儿，这小节少了一个四分音符。小节线画的不够直，二分音符要画两个相接的半圆，不完全相连也无所谓，太圆的音符有失优雅，符尾也难接得好……对了，孩子，你的确是在让·贾克·卢梭的家。”

“噢！”季柏双手交握，窘得无地自容：“先生，请你原谅我说过的那些胡言乱语。”

“得要一个王爷的来临，你才认得出可怜的、受尽逼迫的卢梭吗？可怜的孩子，你还算幸福，不知被迫害的滋味！”

“啊！是的，我感到很幸福，但是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因为能够见到你，认识你，留在你身边的缘故。”

“多谢你了，孩子，可是，光快乐是不够的，别忘了工作才是。我看你练习得差不多了，这里有一首回旋曲，你试试抄在真的乐

红颜恩仇记

谱纸上。曲子很短，也不太难，最重要的是要抄得干净……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

季柏满心鼓胀，拾起《忏悔录》，指着其中的肖像给卢梭看。

“原来如此。这本书已经被烧掉了。无妨，火光能够照明，管它是太阳的光，还是焚书的光。”

“先生，你不知道，我一生唯一的梦想，最大的野心，就是跟随在你的身边。”

“你不能跟随在我的身边，我的朋友，”卢梭说，“因为我并不收学生。至于其他的，你也看到了，我的情况连接待客人都有困难，更别说是留你长住。”

季柏闻言一阵颤抖，卢梭握住他的手，对他说：

“孩子，尽管如此，你也不必担忧。打从我们一相见，我便一直在观察你，你虽然有很多缺点，优点却也不少。我劝你以意志力对抗你的直觉行动，克服傲慢的习性，傲慢对哲学是一大致命伤。在等待更好的境遇期间，暂时耐心地抄写乐谱吧。”

“哎！我的天！发生这许多事，我的头都昏了。”

“这些事再简单，再自然不过了。话说回来，最简单的事，往往最能震动最深刻，最有智慧的心。我未曾刺探你的秘密，也不知你由何逃出来，逃到林中的你，遇到一个采植物的人，这人有面包，你没有，这人便和你分享了他的面包；你无处可去，这人又供你一个栖身之处；这人名叫卢梭，一切便是如此简单。现在这人又要对你说：哲学的第一条原则便是——人啊，你要自给自足。

“我的朋友，抄完这首回旋曲，你便赚得了自己今日的粮食。现在动手吧。”

“啊！我不饿，先生。”季柏很激动，几乎说不出话来了。

“昨夜的晚餐还剩一些，你不要客气，除非我们一直是好朋

友，我邀请你做客，否则，今天便是你最后一次在我家吃饭。”

季柏正想说什么，卢梭点头制止他，对他说道：

“普拉提耶路上有一间工人的食堂，你以后可以到那里去用餐，我会推荐你，如此一来，你便不必付太贵的价钱。现在我们吃早饭去吧。”

季柏乖乖跟在卢梭身后，不再辩解。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被驯服了。当然我们不该忘了，驯服他的，是一个比任何人都要优越的人。

他只吃几口，便离桌回去工作。这回倒不是为了别的原因，实在是因为情绪经过这些波动，他的胃再也无法消受任何食物。

接下来的一整天里，季柏头也不抬，埋头苦干。到了晚间八点，撕掉三张抄坏了的纸后，终于抄完一首四页的回旋曲，抄得十分干净清楚。

“我不想随便夸你，”卢梭说，“抄得虽然还不好，不过马马虎虎，也算看得懂，值十个苏，这儿，拿着吧。”

季柏鞠躬接过。

“季柏先生，橱子里有面包。”特蕾丝对他说。她见季柏含蓄斯文，工作认真，对他渐渐有了好印象。

“谢谢你，太太，”季柏回答道，“我对你的好意铭记在心。”

“拿着。”特蕾丝说。

季柏本想拒绝，可是他看了卢梭一眼，只见他敏感的眼睛上，眉毛好像已快纠结在一起，细薄的双唇也开始抿紧。季柏知道，不接受的话，会伤害主人的自尊心。

“好。”他说。接过面包，季柏退回小阁楼，手掌中捏着卢梭刚才给他的十个苏。

“终于，”他自言自语，“我是自己的主人了……不，还没有，因为手中拿的这块面包，还是别人的施舍。”

红颜恩仇记

这么一想，虽然腹中饥饿，却不去吃特蕾丝给他的面包，反而将面包放在天窗槛上。接着他又想，也许上床睡觉可以忘了饥饿，于是便吹熄蜡烛，躺在草褥上。

季柏这夜很难成眠，次日，天还未亮他便醒了。他将身子探出天窗。视野所及，有美丽的花园和树木，以及府邸高高的屋顶。府邸的正门对着鞑西安街。

季柏原先以为，这小楼的主人尚未起身。稍后留神，见新发的枝叶紧抵在护窗板上，便明白这楼至少去年冬天起，便无人居住。

他转而欣赏几株园里漂亮的椴树。由于这几棵椴树的阻挡，季柏看不到宅邸的主屋。

有两三回，季柏饿得肚子咕咕乱叫，眼睛也不由自主望向窗台上——昨夜特蕾丝切给他的那块面包，还好端端的摆在那儿。不过，他终究控制住自己，始终没去碰它。

五点的钟声一响，季柏心想小径的门已经打开，梳洗完毕后，便拿了窗台上的面包下楼去。

卢梭这一早并没上楼叫他。一方面是因为他极端猜疑，另一方面想观察季柏的习惯，所以他前一晚就没关房门。他听见季柏的脚步声，腋下夹着面包，他全看在眼里。

他见季柏将面包给了一个穷人，自己走进一家刚开门的面包店，买了一块面包。

卢梭心想：

“现在他准要进食堂去，一会儿那十个苏便花光了。”

可是卢梭猜错了。季柏边走边吃了一小块面包，然后走到街角一公共饮水池前，就着水吃完了面包，再喝了一口水，漱了口，洗过手，便往回走。

“唔，”卢梭自忖道，“我太快乐了，遇上了真正的绅士。”

一听见季柏上楼的脚步声，他赶紧跑去开门。

这一天在孜孜不倦的工作中结束了。抄写的差事枯燥至极，季柏却本着他的聪明、专注与顽强，认真不懈。遇到不懂的，他便猜测。依循着钢铁一般的意志，既不迟疑，也不犯错。如此到了傍晚时分，他已经抄了七页，虽然还不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但已经挑不出什么大毛病来了。

卢梭以评审兼哲学家的眼光，检视季柏抄的谱。以评审的立场，他觉得音符的形状还有待改进，笔画转折尚欠圆滑，二分音符或附点的间隔还不够平均，可是与前一天比起来，已有明显的进步，所以付给季柏二十五个苏。

若以哲学家的眼光来说，他惊叹于人类意志的力量，使得一个年方十八，活力旺盛，性情热烈的少年，竟能连续忍耐十二个钟头，毫不间断弯腰曲背地工作。

卢梭看出季柏这年轻人内心燃烧着一股热情，只是他还不知道，这股热情到底是关系着野心，还是爱情。

季柏将刚收到的钱在手中一掂一掂，总共是一枚二十四苏的钱币，另带一个苏。他将一个苏放在上衣口袋，和前一天赚到的放在一起。那枚二十四苏的钱，则满心欢喜地紧捏在左手中。

他向卢梭说道：

“先生，你不但给我工作，还免费供我居住，我承认你是我的主人。因此我想，若是我瞒着你擅自行动，你也许会对我有不好的评价。”

卢梭听了，当下对他怒目而视。

“什么！”他说，“你想做什么？你明天不想工作，有别的计划吗？”

“是的，先生，如果你允许，我希望明天能有一天的空闲。”

“你想做什么？”卢梭说。

“我想去圣丹尼。”季柏说。

“啊！我倒忘了，明天为迎接太子妃，圣丹尼有庆典。”

“正是，先生。”

“我不知道你也爱看热闹，小朋友，”卢梭说，“我还当你很不屑看这些排场。”

“先生……”

“你说你常拿我做榜样。昨天，一位王爷来请我进宫，为的是去见王公贵胄，而不是像你，可怜的孩子，在卫士的肩膀后踮着脚尖，为的只是看国王的马车一眼。可是我，一芥草民的我，我一口拒绝了这个大人物的邀请。”

季柏点头，表示赞同。

“你知道我为什么拒绝吗？”卢梭激动说，“因为人不能言行不一，因为我既然批判王室的流弊，便没有道理去俯乞恩典；因为我知道，每一回的庆典，人民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点安逸，便又减少了一分。我决心缺席，表达我对这些庆典的抗议。”

“先生，”季柏说，“我完全了解你哲学态度的精妙之处。”

“知而不行，原谅我要说……”

“先生，我并不是个哲学家。”

“至少告诉我，你去圣丹尼有什么目的。”

“先生，我不爱谈自己的私事。”

一语惊醒梦中人。卢梭明白，季柏的头脑里藏着一个秘密。他盯着季柏，对他这种执拗的性格，由衷生出敬佩之意。

“好极了，”他说，“既是有所为而去，我还可以接受。”

“先生，我的确是有所为而去。不仅如此，我还可以向你保证，我的目的与看热闹的好奇心毫不相关。”

“那就好。不过我觉得很可惜，你的眼神太深沉，年轻人，在那里，我看不出任何属少年人的天真和快乐。”

“先生，我已经告诉过你，”季柏神情落寞地说，“我是个命运多舛的人。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青春的……你答应明天给我一天的假吗？”

“我答应你。”

“谢谢你，先生。”

“要知道，”卢梭说，“明天你在看浩浩荡荡的排场时，我正在展开一本植物标本，又一次欣赏大自然的美妙神奇。”

“先生，”季柏说，“换了是你当年要去见格雷小姐，难道不会将全天下的标本，都抛到九霄云外中去吗？”

“说得好，”卢梭说：“我忘了你毕竟还年轻。去吧，去圣丹尼，好孩子。”

他看着季柏高高兴兴地走出去，关上房门。

“不是野心，”他自言自语地说，“是爱情。”

47 魔法师的情人

季柏在小楼上啃着面包，呼吸着窗外的新鲜空气，看着人头攒动的圣丹尼大道上，有一个脸罩长纱，装扮高贵、奇特的女子，骑匹神骏的阿拉伯马，停在卡尔默立特修道院门口。

她下了马，一手拉着缰绳，另一只纤细的手指，敲着小窗上的一道铁栏杆。马儿不耐烦地蹬着脚，拨着地上的沙土。

不久，这女子身旁，聚集了一大群好奇的人。一是她外形奇特，再是她敲门敲了许久无人答应，还坚持不走。

“你敲这小窗有什么事，夫人？”其中一个人问她。

女子带着浓重的意大利腔回答：

红颜恩仇记

“先生，我要进去。”

“那么，就不巧了。这道门一天只为穷人开一次，今天已经开过了。”

“那我要如何才能见到修道院的院长呢？”这女子问道。

“你去敲这道墙尽头的小门，再不然，就到大门口去按铃。”

又有一人走近。

“夫人，”他说，“当今修道院的院长，是法兰西的露易斯公主殿下，你知道吗？”

“我知道，多谢你。”

“喝！要得！这马真棒！”一名骑兵看着女子的坐骑赞道：“你们可知道，这匹马若不是年纪已大，准值五百个金路易？”

这时，一位司铎排开众人，走到女子面前，很快开了小门，对她说道：

“请进，夫人，”他说，“将你的马也牵进来。”

陌生女人对人们那贪婪的眼光感到害怕，遵照司铎的忠告，拉了坐骑消失在门后。

一进修道院大庭，女子松动马缰绳，马儿晃动鞍甲，铁蹄将石板地敲得震天价响。才走开的传达修女，在修道院里听到声响，立刻气急败坏地赶了出来。

“你有什么事，夫人？”她大叫道：“你又是怎样进来的？”

“一位好心的司铎替我开了门，让我进来的。”她说，“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求见院长。”

“院长今晚不见任何人。”

“我明明听说，任何修道院的院长，不论白天晚上任何时刻，只要有她们尘世的姐妹前来求援，都有义务接见。”

“若是在平日，这倒是真的。可公主殿下前天才抵达，今晚还要主持教务会议。”

“这位姐妹！这位姐妹！”女子叫道，“我求求你！我走了好远的路，我从罗马来的。我刚刚在马背上奔波了六十里路，早已精疲力竭了。”

“那也没有办法！院长的命令无法更改。”

“修女，我有极机密的大事，要和修道院院长面谈。”

“请你明日再来。”

“不可能……我在巴黎才逗留了一天，我不能留在客栈过夜。”

“为什么？”

“因为我一毛钱也没有。”

修女一脸惊讶，这个女人明明穿金戴银，又有骏马，连住一晚旅店钱都没有？

“喔！别在意我说的话，也别管我的衣着。是的，我说没钱并不正确，我来这儿的真正目的，是要找一个避难之所啊。”

“夫人，圣丹尼不只这座修道院，每座修道院都有一位院长。”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要找的，不是随随便便任何一位院长。”

“我想你不必再坚持了，露易斯院长已不再理会尘缘俗世。”

“没关系！恳请通报，我要与她谈话。”

“我说过，今晚她有教务会议。”

“我可以等。”

“会议才开始。”

“我可以在教堂里等，顺便祈祷。”

“你实在叫我为难，夫人。”

“为什么？”

“你不能在这里等。”

红颜恩仇记

“为什么不能等？”

“是的。”

“喔！那么是我弄错了！原来这儿根本不是上主的殿堂？”

这陌生女子的眼神和语调中，露出一种不寻常的激动，那修女怕继续拒绝她，自己承担不了后果，于是说道：

“既然如此，我去试试。”

“噢！烦你转告殿下，”女子又说：“我从罗马来的，一路上只在梅央斯和斯特拉斯堡两处停过，除了必要的睡眠时间，我一刻也不曾停留，四天以来，我和我的马有时不得不休息，只为了让我不要跌下马背，让它还能有一点力气载我。”

“我会转告。”那修女说完离去。

过了一会儿，出现一个管事修女，身后跟着去而复返的传达修女。

“怎么样？”女子迫不及待地问道。

“殿下说，”那管事的修女回道，“今晚无论如何不可能见你。不过，你既然看起来急需栖身之地，修道院还是会尽力招待你。你可以留下。如果你真是长途跋涉，又如你自己所说的那么疲倦，现在便可以上床休息去了。”

“我的马呢？”

“你放心，我们会照料它的。”

“这马乖得像绵羊一般。它叫吉利，只要叫它它就会过来的。我恳请你们好好待它。”

“我们会像待陛下的马一样待它。”

“谢谢你们。”

“现在领这位夫人到她房间去。”那管事修女吩咐传达修女。

“不，我不去房间，领我到教堂。我不要睡觉，我要祈祷。”

“既然如此，请去吧。”修女指着一扇通往教堂的单扇小门说